



鹤群之歌 为“一门七忠烈”而唱



扎拉赫梅特



索济尔科



马戈梅德



马哈尔别克



哈吉斯梅尔



沙米尔



哈桑别克



鹤 群

从苏联时代至今,名为《鹤群》的歌曲一直在俄罗斯传唱不衰,其灵感源于北奥塞梯一户英雄之家。反法西斯战争中,家里所有儿子都战死,父母因悲伤去世,只有儿媳带着一个孙女顽强生活着。和平年代的人们聆听《鹤群》,别具一番滋味上心头。

不幸接二连三

1941年6月23日,遭到纳粹德国偷袭的第二天,苏联掀起动员潮,凡是1905-1918年间出生的义务兵役人员均应征参军。生活在高加索山区祖阿里考村的加兹达诺夫家里,五个儿子集体参军,而第六个儿子沙米尔早在1937年就服役了,正作为现役军人鏖战在乌克兰。第七个也是最小的儿子哈桑别克1921年才出生,本不符合征兵条件,但他不愿呆在家里,几天后也自己跑到兵役委员会报名。就这样,兄弟七个都上了前线。

惨绝人寰的战争里,不幸陆续降临。1941年9月底,小儿子哈桑别克牺牲在扎波罗热州(一开始是失踪)。才一个月后,战前当老师的列兵马哈尔别克阵亡在莫斯科附近的战壕里。1942年初,哈吉斯梅尔战死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街道里,在他的阵亡通知书送到家里后,母亲塔索受不了打击,撒手人寰。父亲阿萨赫马特安葬完妻子后,家里只剩下了怀孕的儿媳,而她的丈夫扎拉赫梅特是家里唯一结婚的儿子,这位父亲至死都不知道自己有了个女儿,因为他很快在新罗西斯克阵亡了,成了众兄弟中第四个牺牲者。也是同一年,索济尔科在基辅城下牺牲。1943年8月,在苏军封锁克里米亚半岛的战役中,大儿

子马戈梅德失踪。近卫中尉沙米尔是所有兄弟中参战时间最长的一个,但也于1944年11月牺牲在拉脱维亚,此时他已荣获四枚勋章。至此,加兹达诺夫家的七个儿子都为祖国献出宝贵生命。可悲剧没有结束,在11月的最后一天,父亲阿萨赫马特怀抱着小孙女,看到穿着丧服的族长正朝他家走来,之前,对方已来过六次了,他的心脏再也受不了命运的打击,直接倒在家门口,与世长辞。

元帅闻声落泪

1963年,人们在弗拉季高加索城通向阿拉吉尔市的主路边,为加兹达诺夫七兄弟建起纪念碑。此处离俄联邦北奥塞梯共和国首府阿拉尼亚约30公里,离祖阿里考村不远。纪念碑以正在悲伤哀悼的母亲形象出现,只见她低垂着头,面前是七只振翅飞向天空的仙鹤。五年后,达吉斯坦诗人拉苏尔·加姆扎托夫用当地语言创作出长诗《鹤群》,后来由苏联作曲家扬·弗连克尔谱曲,由苏联影星马克·别尔涅斯演唱,成为不朽的名曲。

有一种说法称,诗人加姆扎托夫之所以闪过仙鹤的灵感,是因为他见过那座纪念碑,理解碑文的来龙去脉。作为一种独特的证明,1968年,《新世界》杂志首次发表由璘姆·格列布涅夫翻译成俄语的

《鹤群》,开头这样写道:“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骑士,从流血的战场没有归来,他们并不埋在我们的大地,他们已变成仙鹤飞翔。”为了加强针对性,并扩大其全人类的共通性,别尔涅斯建议将“骑士”换成“士兵”。

弗连克尔在为这首诗谱曲时说:“有一回,别尔涅斯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念了一首诗,那是加姆扎托夫的作品,登在《新世界》上。别尔涅斯要我为其谱曲,我写了好久,歌曲还是没搞出来。我感到苦恼,一直在考虑,终于想出用无词吟唱引出后面的歌声,用音乐语言表达我所领悟的形象和情绪。我立即把别尔涅斯叫来,我和小女儿弹着吉他唱了《鹤群》。别尔涅斯听完了大叫起来,开始逐字逐句认真学唱,当时他正抱病在身。”

《鹤群》的首唱是在《共青团真理报》组织的老战士见面会上,名将科涅夫元帅也来了。别尔涅斯演绎完,现场长时间鸦雀无声,而后科涅夫含着眼泪抱住别尔涅斯,连声说:“谢谢!谢谢!”这首歌曲调深沉忧伤,听起来绵远悠长,字里行间,渗透着人们的感恩之情和永恒的怀念之心,深深触动人们的心房,因为阵亡将士们变成仙鹤在天上飞翔!从此,这首为牺牲将士创作的安魂曲走红苏联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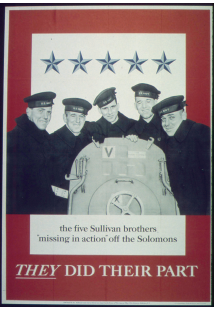
常立军

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士兵,从流血的战场没有归来,他们并不是埋在我们的大地,他们已变成仙鹤飞翔。他们从遥远的战争年代飞来,把声声叫唤送来耳旁。因为这样,我们才常常仰望,默默地思念,望着远方。疲倦的鹤群飞呀飞在天上,飞翔在黄昏,暮霭苍茫,在那队列中有个小小空当,也许是我留的地方。也总有一天我将随着鹤群,也飞翔在这黄昏时光。我在云端像鹤群一样长鸣,呼唤你们,那往事不能忘。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些士兵,从流血的战场,没有归来,他们并不是埋在我们的大地,他们已变成仙鹤飞翔……



► 加兹达诺夫七兄弟纪念碑
◀ 纪念碑近照

碧海英魂！美军出了“苏利文五兄弟”



◀ 苏利文五兄弟是美国人的骄傲
► 苏利文五兄弟与“朱诺”号军舰共存亡

1942年1月3日,五个人来到美国海军大湖区训练中心,参加新兵遴选。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乔治·苏利文,27岁;弗朗西斯·苏利文,25岁;约瑟夫·苏利文,23岁;麦迪逊·苏利文,22岁;阿尔伯特·苏利文,19岁。很显然,他们是兄弟!

同登新舰

一个月前的珍珠港事件中,苏利文兄弟的一位好友牺牲,五兄弟决心共赴国难。通过评测后,老大作为代表,请求五人分到同一艘战舰上。这一要求原则上不允许,征兵官提醒:“这是打仗,万一船沉了怎么办?”

五兄弟随即给海军部写信,强调他们愿意“生死与共”。海军部觉得这是个宣传典型,便破例允许他们同上崭新的轻巡洋舰“朱诺”号(CI52)。一时间,“上阵亲兄弟”的壮举被各路媒体津津乐道,成了美



利坚战斗意志的象征。

1942年8月,“朱诺”号加入以“胡蜂”号航母为旗舰的第18特遣舰队。很快,五兄弟见识到太平洋战场的残酷——9月15日,“胡蜂”号被日军潜艇发射的三枚鱼雷击沉,海面上留下千余名苦苦挣扎的幸存者。五兄弟一边流泪,一边忙着抢救战友,“朱诺”号连夜将他们送到新赫布里底(今瓦努阿图)。在那里,老大乔治收到海军部的电报,询问五兄弟是否愿意分开工作。

“不愿意!”五人同时给出答复。

阴差阳错

11月12日夜,以两艘战列舰为核心的日本舰队企图炮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军机场,而守卫该岛的美国海军只有“朱诺”号等轻巡洋舰,实力相差悬殊。但美军没有退缩,双方遂于子夜发生激战。

混战中,“朱诺”号左舷受伤,苏利文兄弟冒死堵漏,天亮时,“朱诺”号勉强恢复动力,但失去战斗力,遂与受伤友舰“海伦娜”号、“圣弗朗西斯科”号一起撤往桑托岛。不幸的是,日军伊-26号潜艇发现了它们。

13日上午11时,伊-26向蹒跚的“圣弗朗西斯科”号发射两枚鱼雷,但错过了。在“朱诺”号上目睹友舰死里逃生的苏利文兄弟还没喘口气,便觉得本舰剧烈震动起来——没打中“圣弗朗西斯科”号的鱼雷正巧撞到“朱诺”号身上,而且爆炸的位置恰在军舰弹药舱。军舰瞬间断成两截,20秒内沉入水底。

魂归大海

看到“朱诺”号迅速沉没,两艘友舰均判断不会有人逃生,为避免久留现场遭潜艇连续攻击,两舰放弃对“朱诺”号落水舰员的搜救,加

速驶向桑托岛。临行前,“海伦娜”号联系附近一架B-17轰炸机,要求后者将“朱诺”号的遭遇向总部通报,并派机舰营救幸存者。

事实上,“朱诺”号沉没时,仍有约六分之一(约百人)的舰员活下来,轰炸机飞过战场时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受无线电静默命令的约束,机组直到数小时后返回基地才向总部报告。遗憾的是,这份报告却被淹没在纸堆里。

几天后,总部参谋人员才发现搜救报告,救援飞机这才向“朱诺”号沉没水域赶来。而此时,“朱诺”号幸存者在受伤、饥渴和鲨鱼袭击下所剩无几。“朱诺”号沉没八天后,一架PB-1飞机终于救起十名幸存者。他们讲述了苏利文五兄弟的最终命运——老二弗朗西斯、老三约瑟夫和老四麦迪逊当场牺牲;老五阿尔伯特受伤落水,第二天溺亡;老大乔治与战友在遍布鲨鱼的海上漂了四至五天,终因高钠血症死去(一说他无法忍受兄弟死亡痛苦,夜里翻下救生筏自尽)。

催生新政

受战时保密政策约束,美国海

军未向国内通报“朱诺”号沉没信息,但远在老家的苏利文父母很快觉察出了某种不对劲——五兄弟很长时间没来信了。1943年1月,五兄弟阵亡的传闻在老家越传越广,父亲阿莱塔忍不住给海军部写信询问情况。

1月13日,苏利文家收到罗斯福总统寄来的答复,确认五兄弟均已阵亡。不过这封信却来晚了——此前一天,海军部三名军官已登门通报消息。

如同参军时一样,“战斗的五兄弟”再次成为美国民众的偶像——忠诚、勇敢和献身的偶像。为避免类似悲剧,国会特别通过“苏利文法案”,规定同一家族的同胞兄弟不得全上前线,即“单独存活者政策”。

事实上,当年在“朱诺”号上服役的除苏利文兄弟外,还有罗杰斯四兄弟等三十余对兄弟组合。不过比苏利文兄弟幸运,罗杰斯兄弟中的两人在“朱诺”号沉没前调往别的岗位,逃过一劫。据幸存舰员回忆,如果“朱诺”号能安全回港,苏利文兄弟中也至少有两位会被调走,但最终只停留在如果上……

王权